

隆興佛敎編年通論

			三	漢
		三	三	書
	九	三	一	門
一	三	九	一	類
五	架	函	號	
冊				

三	三	內
〇	三	閣
函	二	文
五	一	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21
冊數	15 (3)
函號	310 116



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第四

隆興府石室沙門

東晉

海章文庫
祖琇撰

元興元年安帝在位太尉栢元與八座書重申何庾議

沙門不敬王者以謂庾意在尊主而禮據未盡何出於

偏信遂淪名體夫佛之為化雖誕以茫浩推乎視聽之

外以敬為本出此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

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

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

理物在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實惟隆豈是虛相崇

重義在君御而已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存亦日用於理

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于時朝
士名賢荅者甚衆雖言未悟時並于有其美徒咸盡所
懷而理蘊于情元於是亟其書咨質于虎溪法師遠公
公慨然惜之曰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暹懼
大法之將淪感往事之不忘故著論五篇究叙微意庶
後之君子崇敬佛教者或詳覽焉

沙門不敬王者論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家爲異出家之人九有四科
其弘教通物則功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
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爲隱顯耳其中可
得論者請略而言之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

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
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
民知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有自然之重二
者之來實由冥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爲
刑罰使懼而後謹以天堂爲爵賞使悅而後動是皆影
響之報而明於教以因順爲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者
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爲滯累根深固存我未忘方將以情
慾爲苑囿聲色爲游觀軌面世樂不能自勉而特出是
故教之所檢以此爲涯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
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
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輒先奉親而敬君變俗而投瞽者

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
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論者立言
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叙
經意宣寄所懷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爲教也達患累緣於
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
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
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
斯人者自誓始於落替立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
皆遜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章服不得與

世典同禮遜世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沉
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今
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
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
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超化
表以尋宗則理深而義篤照太息以語仁則功未而惠
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旋步猶或耻聞其風豈况與
夫順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沙門不敬王者論求宗不順化第三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爲大王侯以體順爲
尊得一故爲萬化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

必存乎體極體極必由於順化是故先賢以爲美談衆
論所不能異異夫衆論者則義無所取而云不順化何
耶荅曰九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群品萬殊精麤異
實統極而言唯有靈與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
則無情於化無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不由情故形朽
而化滅有情於化感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其
生不絕則其化彌廣而形彌積情彌滯而累彌深其爲
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稱汨汨不變以以盡爲宅三
界流動以罪苦爲場化盡順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無
窮何以明其然夫生以形爲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
感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已所

涉唯動於是靈轡失御生塗日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
一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
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
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汨汨汨汨之名豈
虛稱也哉請推而實之天地雖以生生爲大而未能令
生者不死王侯雖以存存爲功而未能令存者無患是
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
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之
所以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體極不兼應第四

問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本

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爲大惟堯
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無外可照非理有所不
盡自無理可盡以此推視聽之外廓無所寄理無所寄
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文
其爲謬也固已甚矣若復顯然有驗此乃希世之聞
答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
乎教則以因時爲檢雖應世之具優劣萬差至於曲成
在用咸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
不闕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
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有五變而刑名可舉九變
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說况其外

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類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
非不可論論之或非六合之內論而不辨者非不可辨
辨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辨而不議者非不可議
議之或亂此三者即皆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爲關鍵而
不闕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
可合而明矣常以爲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
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辨之指歸
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
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合者歷代君王體極
之主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
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爲靈仙轉輪聖帝或爲卿相國師

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爲誰此所謂
先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初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
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即
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筭雖抑引無方必歸塗有會此
謂先乖而後合者也若令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
不自涯於一揆若令先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孔歸致
不殊斷可知矣是哉自乖而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
合而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惑
衆塗而駭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
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固
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以明矣

沙門不敬王者論形盡神不滅第五

問曰論旨以化盡爲至極故造極者必違化而求宗求
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
之主以權居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
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
同無神雖妙物固是陰陽之化所耳既化而爲生又化而
爲死既聚而爲始又散而爲終因此而推固知神形俱
宅原無異統精麤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
化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天本滅則復歸於
無物反覆終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爲之哉若令異則異
氣數合則同化爾爲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存

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
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無之說必存乎聚
散聚散氣變之惣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生氣
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彼之徒則吾又何
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耶至理極於一
生生盡不化義可尋矣
答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為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
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
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為誣也亦
已深矣將欲言之是乃言天不可言今於不可言之中
復相與言依侑神也者圓應無主妙盡無名感物而動

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
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
精麤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
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根情有
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感理者逐物
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之莊子發玄音
於大宗曰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為人羈死
為反真此所謂知生為大患以無生為反本者也文子
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無
窮莊子亦云特犯人之形而猶喜若人之形萬化而未
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

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嘗傍宗而有聞焉論者不尋
方方生死之說而或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
靈而謂精麤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聖典失其
流統故幽興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教今談者資之以成
疑向使時無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功
沒世靡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無端因緣密構潛相
傳寫自非達觀孰識其變自非達觀孰識其會請爲論
者驗之以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
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
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謂神
情俱喪猶覩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曲從養生

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形神俱化始自
天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者爲受之於形耶爲
受之於神耶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爲神矣若
受之於神是爲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
瞽瞍等靈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
合著於在昔明闇之分定於形初雖靈均善運猶不能
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於理則微言而有徵
校之以事可無惑於大道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明月
而宵游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
殆無所問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
爲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於君親固

宜略於形敬今所疑者謂甫劇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法之效來報玄而未應乃令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無坐受其德陷平早計之累虛沾其惠貽夫素餐之譏耶主人良久乃應曰請爲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方九譯之俗問王者以當資以糗糧錫以輿服否荅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稱沙門者何耶謂其能發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揖其遺風激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跡所悟固已弘矣然則運通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酌其始誓之心况荅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情無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螻蚊之過乎其前耳濡沫之惠復焉足語哉衆賓於是始悟冥塗以開轍爲功息心以淨畢爲道乃忻然怡衿詠言而退

論曰遠公著論之明年安帝竟爲逆賊篡位蒙塵江表閱三稔而後返正方是時可謂世衰運否人百其憂遠獨廓然主盟聖道推原吾釋與堯孔同其風絲是一時賢者賴以有安至於教主之議區區論辨蓋負荷宗教不得不爾及遠論一出不特當時群議盡廢致萬世資以爲案檢嗚呼羅什謂西域沙門最興必嚮風膜拜稱遠爲東方護法菩薩者渠不信哉

義熙二年天竺尊者佛馱跋陀至長安什公倒屣迎之
以相得遲暮爲恨議論多發藥跋陀曰公所譯未出入
意乃有高名何耶什曰吾以年運已往爲學者妄相粉
飾公雷同以爲高可乎從容決未了之義彌增誠敬秦
太子姚泓延至東宮對什論法什問曰法云何空荅曰
衆微成色色無自性故色即空又問旣以極微破色空
復云何破一微荅曰以一微故衆微空以衆微故一微
空沙門寶雲譯出此語不省其意皆謂跋陀所計微塵
是常更申請之跋陀曰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
有衆微微無自性則是空矣寧當言不破一微乎時秦
崇尚玄化沙門出入宮闕者數千跋陀隤然而已偶謂

弟子曰昨見天竺五舶俱發應合至矣又其徒自言得
初果僧正道碧曰佛不許言自所得法五舶之論何所
窮詰弟子輕言誑惑於律有違義不同處跋陀遂渡江
入匡山見遠公議論不爲遠屈遠高之遣書關中雪其
枉後於江都謝司空寺譯華嚴經六十卷感二青衣童
子每且自庭沼中出炷香添瓶不離座右暮夜則潛入
沼中日以爲常至譯經畢遂絕迹不見
七年法師法顯自西域還初顯於隆安二年同慧景曇
整等入西域求法渡流沙迷失路以日準東西視人骨
處進行遭熱風惡鬼不頌至葱嶺積雪有毒龍飛砂路
盤空而進下頌皆萬仞險處梯而過者七日以繩爲梁

躡而濟者水闊八十步漢張騫其英皆所未至也過小
雪山寒甚慧景股栗而死顯哭之慟收涕孤征又三十
餘國至中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里入一寺問耆闍崛山
路僧曰日莫矣彼多師子且食人不可往顯念吾欲瞻
靈境幸至而晚今夕若死吾志不酬身非所愛乃異師
子乎顯既至日已夕遂留山中流涕拜曰我不自知至
此也坐樹下誦經夜三更師子蹲踞舐齧顯以手循之
曰欲肉醉我遲誦經畢乃可耳於是安尾而去明日歸
老僧植杖立揖不荅徐去有少年來顯問耆年謂誰曰
頭陀大迦葉也顯追之至山有石塞嚴竇不得往至南
天竺得摩訶僧祇律泥洹等經留三年學梵字以經像

附商至師子國同侶皆無存翩然自止會有以紈扇供
佛者顯見之動東歸之思又二年達于青州太守李嶷
躬迎之護送入于京師

八年西域三藏曇無讖由龜茲至姑臧涼王沮渠蒙遜
素奉大法讖居久之遍曉華言譯大般涅槃大集等經
六十餘萬言猶以涅槃品數未足復還西域訪求得之
至涼譯成四十有二卷九一萬偈讖神異頗多時託跋
珪王中山聞讖思一瞻禮遣使來迎遜不許珪再遣高
平公李順策拜遜涼王加九錫諭之曰曇無讖道德廣
大朕思一奉見可馳驛送至遜曰臣奉事朝廷亡所負
前表乞留讖今復來追此臣師也有死則已欲往則不

可也順曰朝廷欽王忠義故顯加殊禮今乃以一道人
虧損大功不忍一朝之金吐所不當言失朝廷待遇之
意功爲大王不取也遜曰始公之言誠美第恐情不副
此耳遜竟不遣讖於是詭跂珪銜之道進者從讖求授
菩薩戒讖曰當自悔七日乃來既而詣讖讖忽怒進曰
此宿障也遂精修三年夢中感釋迦世尊爲授戒法是
夕十餘人同夢如進所見於是復詣讖望見大喜曰善
哉已感戒矣今爲汝作證及固辭西歸遜怒其去已密
遣親信中路刺殺之初讖出關日謂送者曰業期至矣
雖上聖不能逃非愛死而固欲相遠也未幾遜心愧悔
白日見鬼以劍刺之而卒其國爲魏所併

九年法師道生天縱妙悟初涅槃後品未至生熟讀久
之曰阿闍提人自當成佛此經未來盡耳於是文字之
師交攻之誣以爲邪說於律當擯生白衆誓曰若我所
說不合經義願於此身即見惡報若實契佛心願捨壽
時據師子座於是袖手南來入虎丘山豎石爲聽徒講
涅槃經至闍提有佛性處曰如我所說義契佛心否群
石皆首肯之後游匡山居銷景巖聞曇無讖重譯涅槃
後品至南京果言闍提皆有佛性生慰喜不自勝誓死
奉法

沙門僧群居羅江霍山山屹在海中有石如盆廣數丈
深六七尺有泉特甘群飲之能不飢因絕五穀太守劉

夔從群乞其水即以遺之出山輒臭夔躬造焉方渡海時晴明至山之下忽風雨晦冥留數日不得往歎曰正爲山靈勒回俗駕耳遂去群庵側有略約渡盆泉一日有折翅鴨以頭橫略約群欲舉杖撥去恐傷鴨因不飲數日而歿春秋百四十餘臨終曰我少時嘗戲折一鴨翅此殆現報也

論曰嵩山珪禪師曰佛不能即滅定業又云定業亦不牢久信哉業不牢久則有悔滅之理然曇無讖神異著聞疑階聖果且有蒙遜之禍僧群碎穀澗飲清修百年猶不免折翅之報何哉至於道進積三年之勤則感釋尊授戒道生精悟冥契佛心

則感石爲肯首然則四公皆稟權立教者歟若進與生蓋示人殊勝事可以精誠而致若讖與群則示人罪業不可以爲虛幻而故作儻不如此曷有不負幽明惜一微物而殞不貲之身真天下之高行也

元魏者本姓託跋鮮卑胡人也西晉之亂有託跋廬出居樓煩晉封爲代王於後部落分散經六十餘年至廬孫捨翼涉珪魏書云珪即魏太祖道武帝也太元元年出據朔州東三百里築城邑號恒安爲符堅護軍堅敗後乃即真號太祖殂太宗明元帝立明元殂世祖太武帝立自是又四主至世宗孝文帝遷都洛陽改姓元氏去胡衣冠絕虜語尊華風是時天下唯二國謂之南北

朝終魏世九十六君一百六十一年僧至二百萬寺院
三萬餘所譯經律論總一千九百餘卷自古佛事圖塔
之盛無出於此
齊著作魏收著魏書佛老志其略曰釋氏之學聞於前
漢武帝元狩中霍去病獲昆耶王及金人率長文餘帝
以爲大神列於甘泉宮燒香禮拜此則佛道流通之漸
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身毒天竺國有浮圖
之教哀帝元壽中景憲受大月氏王口授浮圖經後漢
明帝夢金人項有日光飛行殿庭傳毅始以佛對帝遣
中郎蔡愔等使於天竺寫浮圖遺範仍與沙門迦葉摩
騰竺法蘭還洛陽得四十二章經及釋迦立像帝令畫

工圖之置清涼臺及顯節陵織經於蘭臺石室浮圖或
言佛陀聲相轉也譯云淨覺言滅穢明道爲聖悟也
允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
今未來三世神識常不滅也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
勝業陶冶龕鄙經無數形藻練神明乃至無生而得佛
道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籍微而爲
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
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
戒去殺盜淫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奉持則
生天人勝處虧犯則墮鬼畜諸苦又善惡生處凡有六
道焉

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髮鬚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
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
聲相近也其根業各差謂之三乘聲聞緣覺及以大乘
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爲名也上根者以修六度進萬行
整度億流彌歷長遠登覺境而號爲佛也本號釋迦文
此譯能仁謂德充道備戡濟萬物也降於天竺迦維羅
衛國王子於四月八日從母右脇而出姿相超異三
十二種天降嘉瑞亦三十二而應之以二月十五日而
入涅槃此云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苦累也
又云諸佛有二義一者真實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
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二者

權應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脩短應物形由
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
得常見耳斯則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
佛既謝往香木焚屍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
之不焦而有光明神驗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竭香花致
敬慕建宮宇謂之爲塔猶宗廟也故時稱爲塔廟者是
矣於後百年有王阿育者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諸鬼神
造八萬四千塔布於世界皆同日而就今雒陽彭城姑
咸臨淄皆有育王寺蓋承其遺迹焉而影迹爪齒留於
天竺中途往來者咸言見之
初說教法後皆著錄綜覈深致無所漏失故三藏十二

部經如九流之異統其大歸終以三乘爲本後有羅漢
菩薩相繼著論發明經義以破外道皆傍諸藏部大義
假立外問而以內法釋之傳於中國漸流廣矣漢初沙
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

太祖生知信佛初平中山經郡國見沙門皆致敬禁軍
旅無有所犯天興元年詔曰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
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法信可依憑其教有司於京城
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太宗踐位
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皇始中趙郡
沙門法果戒行精至開演法籍詔徵以爲僧統言多允
愜前後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城公之號皆固辭

太宗嘗幸其居以門巷狹小不容輿輦更廣大之年八
十餘卒帝三臨其喪追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云

論曰唐太宗世旣修晉書復有勸修南北七朝史
者太宗以元魏書甚詳故特不許以今攷之信然
也九佛老典教於儒者尤爲外學或欲兼之自非
夙薰成熟願力再來莫能窺其彷彿况通其旨歸
而祖述源流者乎異哉魏書佛老志不介馬而馳
遷固之間御縻旌以摩荀揚之壘步驟雍容有足
觀者然則魏收兼三聖人難兼之學平四作者不
平之心厥書獨見信於後世顧不美哉

時魏光祿卿崔浩被讒太武帝命浩以公歸第因修服食

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謙之繼道陵為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二十卷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真經六十餘卷并出天宮靜輪之法謙之奉其書獻于太武朝野多未之信崔浩獨師事之從受其術且上書贊明其事太武忻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之南重臺五級道徒由此而盛

本朝司馬文正公曰老莊之書大旨欲同生死輕去就而為神仙者服餌修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為金銀其為術正相戾矣是以劉歆七略叙道家為諸子神仙為方技其後有符水禁咒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為一至今循之其訛甚矣崔浩不喜佛者之書而信謙之之言其故何哉昔咸文仲祀爰居孔子以為不智如謙之者其為爰居亦大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恩無邪君子之於擇術可不謹哉

禪師玄高居麥籍山與沙門曇弘友善聞曇無毗自北山至涼妙禪觀高往親之旬日即悟無毗歎異以為勝已及無毗西歸有妖比丘嫉高讚於河南王世子曼曰高今聚徒將為國害曼信之欲殺高其父不許遂擯於河北居林陽堂山山蓋地仙所宅夜有鐘磬聲高門弟子百餘輩拔萃者玄紹有神力嘗指地出水以給眾如

紹者又十有一人河南王迎曇弘至問王何以擯高其人希世之瑞也王厚禮迎之高欲赴命山中草木爲摧偃亂石塞路高曰吾志弘道自滯巖竇無益也路乃可行王郊迎之禮以爲師後游涼土沮渠蒙遜禮遇尤勤弟子僧印自謂得阿羅漢果高假以神力使於定中見十方無盡世界及聞諸佛所說之法各各不同即於一夏尋其所見不盡方生愧懼明年魏使請高入于平城託跋燾在位益加誠敬令太子晃師事之

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第四

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第五

隆興府石室沙門祖琇撰

宋

元嘉三年神僧杯渡初出冀州如清狂者挈一木杯渡水必乘之因號杯渡嘗自孟津乘杯絕岸至金陵時年四十許狀寒窶喜怒不常遇盛寒輒穴冰而浴或着履登山或跣足市中行荷一蘆圈時造延賢寺沙門法意遇之尤勤忽弃去行瓜步欲登舟舟人不即應遂乘杯絕北岸廣陵杯有李氏方飯僧渡徑入以蘆圈置庭中坐席上衆環目之渡自若座有怒者見蘆圈礙道移之饒力不能動渡食畢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時有童子

竊見圈中有四小兒皆長數寸眉目如畫及追之失所在繇此顯迹及卒後復時時有人見之云

六年天竺求那跋陀羅至金陵文帝遣使郊迎跋陀神情爽邁帝見之大悅命居祇栢寺屢延入內供養僕射何尚之彭城王義康南譙王義宣並師事之請講華嚴跋陀以未通華言乞觀音爲增智力夜夢神力士易其頭旦起猶覺疼甚遂遍曉華言即爲衆講之時以跋陀妙大乘宗旨因號摩訶衍

九年文帝幸大莊嚴寺設大會親同四衆地坐及齋衆疑日過午不敢下箸帝曰日才午耳法師道生在席即曰白日麗天今天言方中何謂過耶舉鉢便食一衆從

文帝大悅下詔留生止都下一時巨公王弘范泰顏延之等皆造門結友生每以經文未能達諸佛之旨而學者多滯聞見因著善不報論頓悟成佛論二諦論佛性有常論法身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皆網羅舊說發其淵奧皎如日星又明年正月庚子陞法座詞音朗潤聽者悟悅俄塵尾墮地隱几而化

十一年天竺三藏求那跋摩初讓國出家解四阿含精貫三藏誦數百萬言屬國諸王皆從之稟授歸戒每謂諸王曰道在精通過緣即應但依慈悲勿故發害意足矣游闍婆國其王欲出家事跋摩群臣固請不可乃令國中曰若率土奉大和尚歸戒勿殺害賑給貧乏即從

爾請於是群臣士民稽首遵命朝廷雅聞其名沙門惠
觀等白於文帝請遣使致之有詔交州刺史津遣沙門
道冲等航海邀之冲至跋摩忻然附舶抵廣州詔聽乘
驛詣闕道由始興愛其山類靈鷲爲留周基寺有寶月
殿跋摩於東壁戲作定光儒童布髮像極妙夜輒有光
嘗在定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候之見白師子仰躡柱
而戲彌空皆青蓮花沙彌驚走大呼寺僧爭至豁無所
有至金陵引對帝迓勞殊勲因從容問曰寡人每欲持
齋以身應物不獲所願法師遠來陋邦之幸何以教寡
人對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不由人且帝王所修與
四夫異四夫身賤名微言令不威儻不克已苦節何以

爲用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
悅布一善政則人臣以和刑不夭命役不勞力則風雨
時若寒暑應節百穀滋繁桑柘鬱茂以此爲持齋不殺
亦大矣安在輟半日之飡全一禽之命然後爲弘濟耶
帝撫几歎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如法師之言可與論
天人際矣命居祇植寺講法華并十地品帝率公卿日
集座下法席之盛前此未聞也

十二年京尹蕭謨之請制建寺鑄像帝以問侍中何尚
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因果
之事昧然未究所以不敢立異者以卿輩時秀率皆信
敬耳范泰謝靈運皆言六經法度本任濟世必求妙道

當以佛經爲指南北見顏延之析達性論宗炳難白黑
論其說汪洋大明至理若使率土之民皆敦此化則朕
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昨蕭謨之請制即以相示委卿
增損必有以戒遏浮淫無傷弘弊者乃當著耳尚之對
曰橫目之俗間不敬信以臣庸陋獨有愚勤實懼缺薄
上玷大法更蒙鞏論重有愧耳然前代群英則不負明
詔自渡江而來王導周顛庾亮王蒙謝安郗超王坦之
王恭王謐郭文謝尚戴逵許詢及亡祖兄弟王元琳昆
季范汪孫綽張玄殷凱或宰輔冠冕或人倫羽儀或致
情天人之際或抗迹雲霞之表靡不倒心歸依其間比
對如蘭護開潛淵道密邃並亞迹黃中或不測人也近

世道俗較論便爾若悉舉者夷夏漢魏奇傑輩出不可
勝數惠遠云釋迦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齊物
亦爲要務竊味此言有契至理何則百家之鄉十人持
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
傳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
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
國此明詔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 故圖澄適趙二石
城暴靈塔故光符健損履神道助化昭然可觀謨之請
制不謂全非但傷蠹道俗本在無行僧尼然而情偽難
分去取未易耳至土木之工雖若糜費且植福報恩不
可頓絕臣比斟酌進退未安今日面奉德音實用忤抃

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學非臣愚陋所宜與聞切
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并之計無取於此帝曰
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息
貴仁德則兵氣消儻以孫吳爲志動期吞并則將無取
於堯舜之道豈特釋教而已哉帝悅謂尚之曰釋門之
有卿猶孔氏之有季路也自是帝留神釋典益重玄化
及顏延之著離識論及論檢勅法師惠嚴辨其同異酬
酢終日帝笑曰卿等殆不愧支許矣

是歲謝靈運以謀叛弃市初靈運與顏延之齊名其文
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邃則弗及襲封康樂侯居會稽
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放蕩爲娛太守孟顛事佛精懇

爲靈運所輕嘗謂顛曰得道須惠業文人生天當在靈
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顛深恨此語及顛入朝屢爲裁
抑不得召用晚爲臨川內史在郡游放不法爲有司所
糾司徒遣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即興兵叛逸遂有
逆志望生追禽之送廷尉帝愛其才減死徙廣州既而
復叛有旨弃市年四十九

十三年駕幸曲水公卿畢集帝命賦詩沙門惠觀詩先
成奏之句有奇勝之韵帝悅以示百官皆歎服其才觀
與惠嚴謝靈運等詳定大涅槃經頗增損其辭因夢爲
神人呵之曰乃敢妄以九情輕瀆聖典觀等惶懼而止
時慧琳者以才學得幸于帝與決政事時號黑衣宰相

致門下車蓋常不容跡琳妄自驕蹇見公卿才寒暄而
已著白黑論毀佛叛教感現報膚肉糜爛歷年而死
論曰世智辯聰人情所歆慕以爲英靈者也佛世
尊則以爲八難之一何哉靈運恃才傲世以謀叛
伏誅惠琳毀形衣僧伽梨而窮預朝政既叛教矣
復從而毀佛遂蒙惡報以死嗚呼蓋世智之爲難
也明矣觀嚴二公行業高妙然妄以凡情輕議聖
典向使不遇神人呵之則世智之難亦幾於不免
大哉跋摩尚之對制之言可謂旨窮大體而識盡
精微真天下之通論也

是歲文帝詔求沙門能述生法師頓悟義者刺史庾登
之以釋法瑗聞召對頌問瑗伸辨詳明何尚之歎曰意
謂生公之歿微言永絕今復聞象外之談所謂天未喪
斯文也未幾天保寺成詔瑗主之王景文至值其講景
文歎曰所舉皆所未聞所指皆出意表真法中龍也湘
宮寺成復移瑗居之帝臨幸聽法時以爲榮
十六年法師靈徹卒徹從遠公剃髮以精通經論文學
有盛名于世嘗至匡山之南拊寒松而舒嘯谷風遠至
山鳥和鳴超然自得歸問遠曰律禁管絃一吟一詠可
乎遠曰觸物興想亂情妨道弗足爲也徹由是絕弃筆
硯講授大法學徒宗之
是歲魏太子晃被讒太武疑之晃求哀沙門玄高高爲

作金光明懺太武夢其先祖讓之曰不當以讒疑太子
既寤以所夢語群臣臣下皆稱太子無過待之如初其
相崔浩懼太子將不利於已白太武曰太子前實有謀
仍結玄高以術致先帝恐陛下耳若不早誅必爲大害
太武大怒收玄高慧崇害之高弟子玄暢時居雲中聞
高遇害日馳六百里至魏闕泣曰和尚神力當爲我起
於是高開眸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亘
然但惜汝等行如我耳唯玄暢南渡汝等死後法當更
興善自修心無令中悔言訖即化沙門法進號呼曰聖
人去世我何用生應聲見高於雲中進頂禮乞救高曰
不忘一切寧獨棄汝耶曰和尚與崇公並生何所高曰

我性惡處救護衆生崇已歸安養矣言訖不見

二十二年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而奉其道浩特
不喜佛每言於魏主以爲佛法虛誕爲世費害宜悉除
之及魏主計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入
其室見大有兵器出白魏主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
與蓋吳同謀欲爲亂耳命有司按誅合寺沙門閱其財
產大有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物以萬計又爲窟
室以匿婦女浩因說帝將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帝從
之寇謙之切諫以爲不可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
燒經像并勅留臺下四方令一依長安法詔曰昔後漢
荒君信惑邪僞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誇

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化不行
禮義大壞九服之內鞠爲丘墟朕承天緒欲除僞定真
復義農之治其餘一切蕩除滅其蹤跡自今已後敢有
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有司宜告征鎮將
軍刺史諸有浮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長
少悉坑之太子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
近預聞之得各爲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收藏經像唯塔
廟在魏境者無復子遺

二十七年魏太武親總元戎號稱百萬來滅宋文帝詔
遣輔國將軍蕭斌等禦之軍次碣磔先鋒王玄謨不閑
撫馭士卒畏縮未戰輒亡道斌怒縛玄謨帳中將誅之

玄謨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遍則免及覺而誦之且得
千遍將就刃猶不輟會王慶之驟諫曰魏虜威震天下
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今未陳而斬副將以自弱非
策也斌悟即貸其死玄謨仍將兵如故見南史
是歲魏司徒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
魏主以浩監祕書其黨閔湛者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
以勸直筆浩從之於是刊石立于郊壇書魏先世事皆
詳實往來見者咸以爲言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於
帝以爲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案浩罪狀浩惶惑不
能對遂誅浩及僚屬凡百二十人皆夷五族初浩旣勸
太武除蕩釋氏及經像毀廢浩行路見弃像必停車溺

之及族誅尸無收者又積怨在人於是競溺浩尸至糜潰乃止見北史

論曰崔浩之不智司馬溫公論詳矣大抵託跋氏起自沙塞未遷都時性殘忍殺人如耳羹飲食其俗習然也初太子晃被讒而玄高等數僧受誅頗見其無辜矣及罷釋氏沙門誅而坑之者豈勝道哉此雖虜人性凶亦崔浩當權用法如此既而浩被讒迹其所坐蓋作史之失使在唐世不過黜官榮投之荒裔而已假令誅之亦不過一已乃遂夷滅五族何哉蓋以無辜而施於人也深則其報之於已也必厚此天道常數而不易者也至於吾

釋之經像於浩庸有傷害哉而浩每見必停車而溺之及浩未旋踵而尸亦為人溺之至糜潰而止嗚呼浩不畏聖人之言而欺天也又如此故天復為之速報以警動乎人世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二十八年魏朝元會沙門曇始振錫至宮門吏白太武曰趣斬之刃下無傷又白臨殿陛矣太武怒抽佩劍自斬之亦不能傷劍微有痕如線令收捕投虎檻中虎皆怖伏不敢瞬左右請以天師試之虎即慙吼太武大驚延始上殿再拜悔謝魏書佛老志云沙門惠始清河張氏子初聞羅什出經詣長安見之學習禪定於白渠北晝入城聽講夕遠處靜三輔識者高之武帝滅姚氏留

子義真鎮長安及義真為赫連屈辱所敗始身被刃而無傷屈辱怒召始於前以所佩寶劍自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後至魏多所化導自初習安至卒五十餘年未嘗寢卧跣行足不沾泥愈加鮮白世號白足阿練太武深加禮敬始預知終期齋潔端坐僧徒滿側泊然而寂停屍十日容色不變閱十餘年改葬白亦如存舉世歎異及葬日送者萬餘人皆號慕哭之慟中書監高允為傳頌其德云

二十九年魏大武帝殂吳王立未幾而薨高宗文成帝即位乃太武之孫也群臣勸請興復釋氏下詔曰夫為帝王者必祇奉明靈縣敬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群

品雖在往古猶序其風烈是以春秋喜崇明之禮祭典載功施之族况釋教如來切濟大千惠流塵境尋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門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撥群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世祖太武皇帝開廣邊荒德澤遐被沙門道士善行純誠如惠始之倫無遠不至風義相感徃徃如林夫山海之深寧免姦媾之傳得容假託講寺之中致有凶黨是以先朝因按假豐戮其有罪所司失旨一切禁斷景穆皇帝每為慨然值軍國多事未遑修復朕承鴻緒君臨萬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郡眾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其有好樂道法欲為

沙門性行素篤鄉里所明者聽出家於是天下萊風朝
不及夕往時所毀圖寺經像並還修復有劉賓王種沙
門師賢者東游涼城至魏值罷教權假藥術守道不改
於復教日即為沙門同輩五人高宗親為下髮命師賢
為僧統明年有旨於五級大寺為太祖已下五帝鑄釋
迦文像五尊各長丈有六尺用赤金二十五萬斤云

書佛
老志

論曰梁高僧傳載曇始事迹與魏書佛老志殊不
類今合二說兼著之大抵始與玄高慧崇皆由禪
定發聖觀其化導民俗出死入生超然無礙詎非
願力顯化聖賢者流耶高宗美述太子晃無辜幽

死之志而目擊崔浩狂悖失措招報之速詔復釋
教光敷文律允合明靈盛矣哉可謂哲王之舉適
變隨機顯歎仁道而成天下之亶亶者歟

孝建元年宋孝武帝舉兵誅元凶而求那跋陀羅逃民
間其後王玄謨軍梁山孝武令軍中得跋陀者驛馳至
臺俄得之送金陵引見帝曰企德日久乃今始遇間關
來歸亦有恨乎曰亡所恨但念夙緣遇此遂成熟耳帝
慰之且戲曰尚念譙王乎對曰古人不忘一飯王飯我
十年乃敢遽忘耶今當從陛下求為王長修冥福帝悽
然改容中興寺成有旨命住持帝宴東府公卿畢集召
跋陀至皤然清癯孝武望見謂謝莊曰摩訶衍有機辯

當戲之必能悟人情跋陀趨升陛帝曰摩訶衍不負遠來唯有一在即應聲曰貧道客食聖朝二十載恩德厚矣所欠者一死耳帝大悅移席相促一座盡傾

二年孝武詔沙門道猷爲新安寺鎮寺法主初文帝問惠觀頓悟之理孰精觀以猷對有旨召入大內盛集名流猷敷宣有緒法義粲然聞者開悟有攻難者猷必挫以釋之帝拊髀稱善至是爲天下法主甚允時望

法師寶亮居中興寺中書表粲見而異之以書抵其師道明略曰此見亮公非常人也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莫然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乘玉在邯鄲秦人請以華國天下之寶不可自專當與同之也自是亮名益重

晚居靈味寺講席冠京邑弟子二千餘亮英氣駸駸逼人辭鋒錯逸議者或蔽於理亮釋之莫不渙然

大明六年九月右司諫言臣聞邃拱凝居非期弘峻拳跪盤伏豈止恭敬將以昭歆四維締制六寓故雖儒法支派名墨條流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唯浮圖教特異於此凌滅禮度偃居尊戚失隨方之妙迹迷至化之淵美臣聞佛以謙儉自牧以忠順爲道不輕比丘逢人必拜目連大士遇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問禮二親稽顙耆臈而直骸萬乘者耶故咸康勅議元興再述而事屈於偏黨道剝於餘分今鴻源遠洗群流仰鏡九僊璽寶百神聳職而畿輦之內含弗臣之民階席之間延

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軌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
議以爲沙門接見皆當盡禮敬之容依其本俗則朝徽
有序乘方兼遠矣制可法師僧遠聞而歎曰我剃頭爲
沙門本出家术道何關於帝王即日拂衣歸于林壑
是歲吳郡朱靈期者自高麗還舶爲風携至一洲洲有
山因意登之十餘里聞午梵知有寺寺七寶所成見僧
數輩皆石像欲返有呼靈期再拜得食食味香美非世
間有也有人云此去金陵二萬餘里嘗識杯渡道人否
靈期曰識之其人指北壁一囊并瓶錫曰乃其鉢具耳
今取附君并書又以青竹杖授之曰見杯渡即付之令
一沙彌送至舶沙彌命靈期以竹杖置前水中三日而

至石頭淮遂失竹杖有頃渡來得鉢大笑曰我不見此
鉢且四千年矣以擲雲中又接之乃去渡屢示寂已而
復游於世後至齊諧家同呂道慧杜天期水丘熙三大
士在焉諧大驚即再拜渡曰年大凶無志修福業法意
道人德高可親之以禳灾俄門楣上一僧呼渡仰見之
即辞去後不復見
太始二年大士寶誌往來皖山劔水之下髮而徒跣着
錦袍俗呼爲誌公面方而瑩徹如鏡手足皆鳥爪初金
陵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
舉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大沙門僧儉出家專修禪觀至
是顯迹以剪尺拂子掛杖頭負之而行經聚落兒童譁

逐之或微索酒或累日不食嘗遇食膾者從求之食者分啗之而有輕薄心誌即吐水中皆成活魚時時題詩初若不可解後皆有驗

時邵碩者本康居國人大口醜目狀如狂小兒得侮慢之時時從酒徒入肆酣飲後爲沙門號碩公與誌最善出入經行不問夜且意欲爲之則去游益州諸縣皆以滑稽言事能發人懽笑因勸以善家家喜之將亡謂沙門法進曰願靈骸松下然兩脚須着履進諾之已而化昇其尸露之明日往視失所在俄有自郫縣來者曰昨見碩公着一履行市中曰爲我語進公小兒見欺止與我隻履進驚問沙彌荅曰昇尸時一履隨行急不及繫

也

三年明帝詔僧瑾爲天下僧正止靈根寺帝多諱忌犯者必殺之瑾每匡諫賴免者甚衆時京邑諸師立二諦義有三宗宗各不同於是汝南周顒作三宗論以通其異然畏譏不敢傳法師智林者最有時望以書抵顒略曰竊聞三宗論鈎深索隱盡衆生之情廓而通之盡諸佛之意使法燈有種勝利無窮借使國城妻子之施何以逮此施哉傳者以爲擅越畏譏評故欲中輟詎可特纏疑障自發現行乎顒得書懼然悟此論遂行于世林復遺書稱之略曰握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不意此音猥來入耳

周顒字伯倫累遷直侍殿省深被明帝賞遇帝頗好玄理而所爲慘酷顒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之事帝爲少沮顒於鍾山西別立精舍休沐則歸之每賓友會同虛席晤語詞吐如流聽者忘勅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寡欲終年蔬食雖有妻子而遠居山舍宰相王儉問曰卿山中何所食曰赤米白菹綠葵紫蓼蕭子顒戲問菜食何味最佳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其標置如此掛冠盛時居山以壽終

五年魏使李道固來朝帝以中興寺僧鍾有才辯召爲館伴與道固語日差中鍾不食道固曰何以不食鍾曰先佛遺法過中不食固曰無乃爲聲聞耶鍾曰應以聲

聞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爲說法時以爲名對

論曰昔子路軍敗石乞孟驢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遂結其纓而死由可謂守夫子之道死而後已僧鍾以壞色衣以瓦鉢食守先佛戒亦其職也對客以日差中而不食嗚呼鍾之守道殆與仲由同科可貴也至於杯渡寶公之流蓋出世聖賢未易以蹤跡議也賢哉周顒示有妻子而迹寄雲霞名書士板而理窮真際考其出處蓋有道者也抑奚暇兄羲皇上人而溟滓然弟之哉七年魏主顯宗聰明夙成剛毅有斷而酷好浮圖之學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

以叔父京兆王子推沉雅仁厚素有時譽欲禪以帝位
會公卿大議群臣固請以爲陛下必欲委弃塵務則皇
太子宜承正統若更別授旁支恐非先聖意帝乃曰立
太子群公輔之於何不可遂遜于位稱太上皇即於北
苑建鹿野寺於苑之西山與禪僧數百學習禪定
元徽二年沙門曇蘭居始豐赤城山忽有男子長數丈
呼蘭曰當自去耳又有異狀之獸變恠百出蘭宴坐自
若乃再拜曰殊欺王我家舅也今在韋鄉山我詣之以
此奉上人遂不見後三年聞車騎聲一人著憤稱殊欺
王通期謁夫人男女二十三輩皆都雅如世所畫西王
母僊仗皆願授歸戒蘭曰汝何所處曰安樂縣之韋鄉
山也蘭於是秉爐正几人人爲授五戒竟以錢萬蜜兩
器爲施而去蘭弟子十餘輩侍側見其問荅

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第五

三十三
三十三

...

...

